

汉风唐韵：汉唐鞍马艺术风格之嬗变

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，马曾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历史上人类的迁徙、征战、生存几乎都离不开马，古代战车和骑兵的出现甚至改写了民族历史的进程。马成为灵性和美的化身。无论是从民族精神还是艺术审美的角度看，马在传统艺术中已经超越了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马，被人格化的马承载着人类的信念与梦想，成为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象征。秦兵马俑的威武严整，汉马踏匈奴的雄浑凝重，唐三彩陶马的高贵华美，无不昭示出中国传统鞍马艺术的独特神采。

中国传统的鞍马艺术历史悠久，美术史上以马为题材的艺术精品灿若群星，尤其是汉唐两代堪称我国传统鞍马艺术的巅峰。

从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来看，汉唐两代的鞍马艺术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和文化特征。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成期，从秦一统天下到汉王朝的建立，中华民族开始了统一、强盛的大汉帝国时代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！汉初连年的征战，在血与火的熔铸中，汉帝国站在了时代历史的风口，经过“文景之治”的休养生息，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开拓发展，汉代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强悍伟大的时代。“刀马立国”的汉代统治者深切体会到“治国平天下”中马的举足轻重，北方匈奴边患促使汉代统治者建立起强大的骑兵，出征北漠，安边定远，猛士悍马，威加四方，“马踏匈奴”大型石雕正是这一历史的永恒纪念和写照。汉代造型艺术中军事战争题材占了很大比重，充分发挥其“重威”和教化功能，特别是雄浑壮美、朴拙阳刚的汉马石雕和陶马俑，成为汉代雄强豪迈的理想载体和精神象征，充分昭示着这个充满自信自由和创造活力的时代精神特征。

唐代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时代，在初唐角逐中原的征战中，骑兵成为决定性的力量，马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到兴邦定国的地位。唐代甚至把对马的祭祀列入国家祀典中，足见马的地位之崇隆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重治骑兵，西域名马岁有所进。至七世纪中叶，唐帝国所拥有的马匹总数已达七十万六千匹之多，崇马养马之风盛极。唐代尚武崇文，自信开放，社会安定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丝绸

之路往来畅通，经济繁荣富足，军事强盛统一，文化辉煌灿烂，时代勃兴，孕育出一个艺术空前繁荣发达的盛唐。

汉代的鞍马艺术从现存的史料来看，艺术形式和题材还是相当丰富、广泛的，其中以军事战争题材比例较大，其他如狩猎、骑射、车骑出行、宴乐等也是较为常见的题材。就艺术形式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：一是大型石雕，以西汉霍去病墓前大型石雕群为代表，立马、跃马造型各异，是汉征匈奴的见证，更是英勇无畏、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的写照。二是近年来先后在咸阳狼家沟、杨家湾、汉阳陵等地陆续出土的陶马俑，形制虽不及秦兵马俑大，但气概非凡，特别是陶马的造型，朴拙大气，传达出汉代文化所特有的风神和气质。三是分布广泛，散见于各地的汉画像石、画像砖，常以鞍马形象为题材，因材质和制作手段的不同而呈现出更富生命力、更装饰、更浪漫的气质。

唐代是中国文化艺术更加辉煌灿烂的时代，鞍马艺术在唐代备受崇尚与重视，并形成了独立的鞍马画科，题材和艺术形式也更加广泛多样。早期同样是以战争和军事题材为主，体现勇敢与尚武精神，盛唐至晚唐鞍马艺术题材逐渐丰富和多样化、生活化，艺术风格更加高贵华美。在美术史上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类：首先以早期石雕、石刻造型为代表，唐太宗李世陵寝墓前的石刻“昭陵六骏”浮雕，传为阎立本画样，李世民赋诗题赞，命欧阳询抄书，刊刻于石屏上方，“昭陵六骏”以其杰出的艺术魅力、悲壮的色彩、豪迈的气概昭示着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。二是宫殿墓室壁画，以李贤墓壁画《马球图》、《狩猎出行图》及敦煌壁画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等为代表。三是绢本的鞍马题材绘画作品，唐代爱马、画马、咏马已成世风，画马名家众多，以曹霸、陈闳、韩干、韦偃最为出色，曹霸与陈闳的作品久佚，但杜甫名句“须臾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”，可见其鞍马画的风韵与神采魅力，传世的韩干名作《照夜白》、《牧马图》等呈现出唐代鞍马艺术的遗韵。另外就是蜚声中外、光照史册的唐三彩陶马俑，高贵雍容，流光溢彩，是唐代鞍马艺术的又一杰出代表。

汉唐两代的鞍马艺术同脉传承，虽经朝

代更迭，却有着相同的雄健壮美、奋发向上的血脉和基因。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，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。

汉代的鞍马艺术造型夸张，粗犷质朴，雄浑阳刚，简约凝练，“非以壮丽，无以重威”，崇尚“大美不饰”。西汉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，以巨型花岗岩为材料，循石取意，斧凿出马的粗犷风神，大化天成，绝无矫饰，粗砺的岩石雄浑而凝重，原始而阳刚，扑面而来一股摄人魂魄的震撼力；汉阳陵陶马的造型朴拙浑厚，高度的概括夸张，力度内敛，列阵矗立，静穆中透出威严。画像砖、画像石中鞍马形象则显得自信自由，飞扬流动，充满了想象力和生命活力。

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，异域文化融入相对较少，造型艺术保留着更纯正、更地道的中国意味和气质。汉代艺术总体风格气魄宏大，雄奇瑰丽，风骨冷峻，古拙威严。

比较而言，唐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盛时期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自信、自由、开放的世风，异族异域文化的交融，使得唐代艺术更加多元和包容，更成熟，更完美。唐代的宫殿壁画、绢本绘画以及唐三彩中鞍马艺术更贴近现实生活，造型传神写实，气质高贵典雅，色彩瑰丽华美，气度端庄雍容，整体备仪不俗。特别是唐三彩陶马的釉色，随手涂抹挥洒，自然流淌融合，流光溢彩，绚丽淋漓，如梦如幻，臻于化境。唐代鞍马画家韩干以马为师，注重写生，其传世绢本绘画《照夜白》、《牧马图》中马的造型丰满传神，剽悍肥壮，精神饱满，生机勃勃，是典型的唐代风格。唐代宫殿、墓室壁画中的鞍马艺术无论规模、数量还是艺术水平都是空前绝伦的，李贤墓壁画《马球图》、《狩猎出行图》中，马的造型大气磅礴，用笔肯定流畅，设色浓丽大胆，场面壮观，气势恢宏。

汉唐之后，特别是明清以降，传统艺术渐趋文弱伤感，奔放进取的鞍马艺术逐步衰颓。追忆汉唐雄风神韵，目的不仅在回味，更在于重新审视传统，以期在当代艺术中融入汉唐文化的传统血脉。汉唐鞍马艺术的“诗化”品格，不仅表征着那个伟大的时代，更启迪着当代艺术自信自由的开拓精神。□

李志刚 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